

通 信 處

南京 南橋街 五號 公道 出版 社

零售 每份 四分
訂閱 全年 五角
郵費 在內

公道

第三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登 記 證

文 字 四 號 六
字 一 八 二 三 號

中 華 郵 政
特 准 掛 號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迎 年

二十三年去後，二十四年來了；送走去年，自該迎來今年。今年與去年，其實正是無盡無窮的時間中緊相連的兩個似同不同的節段，細想起來，既無新舊可分，亦無迎送可說，我們何故要大驚小怪？曰，是有其因焉，請聽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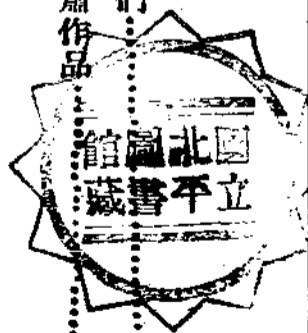
一、在時間本身說，固無新舊好壞可分；但自我們人類說，一生時間，總共不過這樣一年一年的幾十段或百餘段而已！舊的一段過去，新的一段又來；過去的不會再來，再來的仍然過去；這樣通共不長的一段時間，時時過，天天過，月月過，年年過，越過越少，越過越完，這中間的深長意義，想一想如何？現在又是一年過去，一年新來，在這新舊來去之間，我們能不大驚小怪的送迎嗎？

二、新年在時間上的意義既如彼，在空間上如何呢？我們也應拿人類極小的範圍說：第一，在去年的地球上那樣的情況，今年如何呢？不見得與去年完全一樣的！天災有無？人禍有無？如果沒有，應該怎麼？如果有，又應該怎麼？第二，在去年的中華民國，海外愛如彼，今年又是如何？倭寇是不是要進一步侵略？共匪是否能澈底肅清？怎樣應付外患？怎樣解除內憂？換言之，中華民族怎樣在今年保守早已佔有的空間，而勿使失去，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問題；第三，我們自己個人，去年如彼，今年如何？這種種有關時間的空間問題，在這新年頭上，都不該特別留心一番嗎？

既然如此，所以我們迎二十四年，並非對時間有愛憎，乃對於人類自己，希望有新覺悟新計畫，以期其隨着時間之過去，與空間之保留，得到今年應有之新進步而已！我們敬祝新的二十四年來，我們敬祝新的現象發生！

本 期 目 次

迎 年	論 評
威武不能屈我們	國民
勞展會中的甘肅作品	非我
世界珍聞	
地方奇聞	
雜著	
催煙歌	民謠
秋夜	高爾基作，佑其譯
北漠孤征記	希天
時事日誌	



論評

威武不能屈我們！

國民

我中華四百兆民族所組成之中華民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到今日可算，唉！說不成了！

其他姑且莫要說起，單就東隣日本說，九一八佔去東北，一二八蹂躪上海，現在又要進攻察綏了！

把我們的土地佔去，把我們的同胞殺死，把我們的財富搶去；他呀，日本帝國主義者，還不准我們叫喚！如果我們叫道：『日本人佔了我國四省土地……』，他呀，日本帝國主義者，就馬上向我國提出抗議，說道：『你們中國還抗日嗎？我們要進攻了，你們一動，我就再佔幾省，看你再叫不？』

用劣貨吸收我國的金錢，用金錢振備武力，用武力奪取我國的土地財富，用財富土地又弄出原料，又造成劣貨，又銷售我國；如是一層一層剝削，一天一天吸收，一年一年侵略，可憐我國的土地日益縮小，人民日益減少，財富日益枯竭，國困民貧，不能自立！我們爲求國家民族的生存，提倡國貨，抵制劣貨；他呀，日本帝國主義者又來說話了，『中國不用日貨，就是仇日，我們就要打中國！』

我們這樣貧弱，政府想求物質的建設，日本說：『中國自求建設，其中必有仇日抗日的意味，日本應嚴重監視！』。我們這樣貧弱，政府想在自衛的立場上，對於國防所必須的軍備整頓一下，日本又說：『中國講求自衛，籌畫國防，其中必有抗日仇日意味，日

本應竭全力干涉破壞抗議！』

我們太貧了，想開發富源，想振興工商實業，沒有資本！利用外資吧，日本馬上發一無理宣言，說道：『亞洲主人是日本，中國的一切，日本有特權干涉！誰也不准單獨給中國借款！』我們不能自強，當此世界正在多事之秋，誰替我們抵抗日本？於是乎人家爲少惹麻煩，便不借我們資本。不借也罷了，我們可以自己設法了！然而日本又來了，他說：『中日同文同種，應該互相親善，何況是近隣，更應彼此提攜，中國不是沒有資本嗎？日本有的是錢，情願借給中國，共同建設，共同開發，……可是借款應拿礦產鐵路作担保，而且一切建設都要聽日本支配，由日人參加辦理！』如此，我們答應借日款嗎？那就等於連國家都賣了；不借日款嗎？日本又說：『中國排斥日款，就算排日仇日，就應進一步打中國！』

台灣，琉球，澎湖，朝鮮，就這樣佔去了；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就這樣佔去了；東北的那麼大土地，那麼多礦產財富鐵路城邑山林江海，都這樣佔去了；現在又要佔察綏兩省！故使日韓浪人在華北吾國地方，販賣鴉片烟，海洛英，紅丸，白麵，嗎啡，一切足以麻醉衰弱吾民族的毒品；做土匪擾亂地方的是日韓浪人；做盜賊的，做娼妓的，都有日韓浪人在代表日本政府施行其侵略我國的政策！然而假使我們禁毒，假使我們禁娼，假使我們剿匪，日本又說了！日本又有藉口了！『仇視毒犯，仇視娼妓，仇視盜匪，

就含有仇視日本之意……」天呀，除非我們中國民族滅種。除非我們中華民國亡了，日本何時方能滿意！」

日本人希望我們永遠有軍閥，官僚，土匪，共產黨，土劣貪污存在，永遠貧弱衰老，永遠不能發奮振作，永遠不能自立自衛，於是他們可以一步一步來慢慢兒亡了我們！否則我們如果稍有革新，稍有作爲，他們就不答應了！就懸疑了！「中國真富強了，日本再侵略甚麼呢？」他們時常存此壞心，所以一見我們不甘亡國，就要威脅，就要警告，就要認爲「仇日」！其實我們是絕對應該仇日的

勞展會中的甘肅作品

勞展會開幕的第二天，一口氣跑到政試院去觀光，從摩肩接踵的人羣中，擠來擠去，終於進了陳列室，雖然出了一身臭汗，悶的透不過氣來，却是大有目的在。好容易經過了五光十色，琳琅滿目的一二三陳列室，一踏進第四陳列室，同行的老鄉，個個都精神緊張起來，睜大了眼睛，東張西望的去找尋家鄉的成績，因爲早已調查清楚，甘肅作品是在第四陳列室。這種熱望，也可說是愛鄉心，大概參觀的人有這種相同的表情。

走完了偌大的一座明志樓，——第四陳列室——不見甘肅二字，不由人焦急起來；聰明的也說，陝甘青寧，找着一省，就可連帶出來。誰知陝青寧在陳列室的最後邊，終於看見了，依然無甘肅的蹤影，吾人幾疑陳列在明志樓以外，或者我們大意了，已經越過甘肅的部份。但是回頭再找嗎？好容易，在一個地位多逗留一刻兒工夫，都免不了童子軍的怒目相視，開倒車那還了得！當我們進疑不決，相視默然的當兒，同行的且似乎已經知道我們一定要失望的，順便向出口處一溜，預備還是觀他人之光好了。誰知他一到出口處

，是絕對應該抗日的，日本這樣壓迫我們，我們不仇日嗎？我們不仇日，就算不知廉恥！我們不抗日，就算不知廉恥！然而可憐，我們連仇日的話都不能說，一說抗日仇日，日本又要禁止干涉威脅我們了！

好，我們不說就不說，不仇不抗可辦不到，我們不是狗，不是豬，我們是人，我們是黃帝子孫，我們能不要廉恥嗎？不要面目嗎？我們的身體未死，精神尚存，良心猶在，我們在仇人威脅之下，越要決心仇日抗日，雪恥，復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非我

，忽然回頭，笑迷迷的向我們招呼：「在這裏」，原來他已經發現了我們的目的物——故鄉的成績。大家一齊湊上前去，深恐無插足之地，或者受人指揮，不能有長時間仔細觀玩，但是事實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明志樓的出口處，是失地東北的成績，疏疏落落的擺在那裏，已夠令人百感叢生；緊接着在一個角落裏——樓的西南隅，地位已經越過了出口的左側——便是甘肅的部份。因爲不是路線必經之處，所以人們走到出口時，只要回頭向左一望就得，或者也可以忽略過去，除了像我們一樣專事搜索的人外。還好，我們也樂得多逗留一回，免得人說：「像死樹一樣，防礙公眾」。但是參觀完畢，令人僅得着一種苦笑，未免掃興！說到地盤嗎，橫的方面，是自北至南，大約佔有兩丈長的一個凳子，縱的方面，距離桌面約有五尺左右的光景，平牽着一根繩子。這種面積，在會場上是唯一無二的袖珍地位。成績的數量，也足夠攤滿上列的面積，並無不敷之處。陳列的次序，似乎看不出什麼分類：圖畫片中間，雜着幾雙鞋襪；博

物標本，混合在刺繡中間；毛編物及縫紉，在桌子一端，亂堆了一大塊，好像夫子廟的賤賣攤，可是中間也點綴了幾種石工，厚紙工等花樣；其他各種成績，無不錯列盡緻，使你一看，好像吃了一碗全家福，應有盡有，不過不上講究罷了。至於成績的質量，農業學校的昆蟲標本，可稱一聲：『刮刮叫』，與東南的標本比較，也不見得減色；其餘真有些令人那個了，尤其是好些古色古香的剪紙工——一張紙上貼着一個剪好的蟲魚花木形態，以及燈草在紙上粘成的字和畫等數種，未免太滑稽了；因為這些東西，在本省的小學裏，已經是不算得驚人的作品，似乎也失了參加全國發展的資格，如今居然標着中等學校的名簽，總覺有些夠味兒的光景，好在注意的人不多，還算差強人意，其他作品優劣當然是另一問題，大體上說來，總算還不會跑出範圍，不過涵意稍嫌少一點，究竟無傷大雅。

我們看完了甘肅的成績，看完了各室陳列的全國成績，得了一個比較的概念：（一）各處職業學校的實用出品，以及各該地特產質料的成績，均佔着重要部份，也可說是精彩部份；甘肅係處女地的原料省，除了幾件毛衣外，再也找不出代表甘肅特產或職業學校成績的東西。（二）參加展覽者，為職業學校及中小學，而甘肅小學成績，竟付闕如，似乎是表示小學無勞作一科。（三）各處成績，差不多都是有系統的代表作，分門別類，或指示着順序，或說明着涵意及效用；甘肅的除了每件作品繫上一個名簽，很凌亂的雜陳着

外，再無頭緒可尋。（四）數量太少了，幾于無人注意；實際上不夠代表全省，但表面上已經給不會到過甘肅而常鄙薄甘肅的東南人一個輕視的例子。

其實，甘肅學校的勞作成績，如工業學校織紡的布匹皮件以及裁絨毯，臨洮的學校用品石板石筆與各縣的特產物等等，都是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作品；假使普遍的徵求，再審慎的加以選擇，作一有系統的整理，也不見得甘肅能落人後。至于小學的缺漏，及數量的太少，我想大約是時間太迫促了吧！教育當局總不至於故意忽略，馬馬胡胡的作例行公事應付。

不過，我們受着愛鄉心的驅使，尙有不能不說的：（一）這次成績，既不能代表全省，又未經過選擇的手續，所以可說是蕪雜不堪；（二）致銓會距勞展會能有幾日，甘肅能出席考銓會，獨不能派員參加勞展會——各省均派有專員參加——以致所占之地位及成績之陳列，均任人支配棄置，所以太覺得尷尬了。（三）由這次的成績，可以證明各學校，或者教育當局，對於勞作是不大重視；不然，便是以爲這些東西，已經夠與人競賽了，太多太好的話，恐怕要壓倒了全國，還是客氣點好。以上所說，完全是善意的客觀的批評，絕非宿意，開人玩笑，自己拆台，這是應當向讀者鄭重聲明的一點。

世界珍聞

飛機中專供病人用之降落傘

美國泰格撒司之航空隊近發明一種專供病人用之降落傘。以防飛機中途之遇險，此傘由著名降落傘製造者鮑脫而設計，

用此種最新式之降落傘，可省病人牽拉繩索之勞，以十八尺長之繩索一根，一端繫於飛機之中，另一端，則繫於病人所臥之昇床上，遇不測時，機中人急將機門之鐵鍊拉動，使門拴脫落，門遂開啓，而病床即於此時推出機外，病人之身體，則緊束於牀上，及降落至十八尺時，所繫之繩索，自動的開張降落傘，俾病人得安全降落於地面，此法經驗多次，其結果均甚良好云。

盲人讀書之機器

美國新發明之一種機器，能發音誦讀文書，專供盲人之用，已將在市上發售，洵可謂巧不可階也，此機內部極完備，外裝以盒，攜帶亦頗便利，機內包含有電動留聲機，逆料將來美國全國圖書館中，必均採用此機，以誦讀各種流行書籍而惠盲人云。

五齡小音樂家賈耶斯能歌詠名歌三十二首

「葡打派斯通信」童子賈耶斯，現年九齡，聰穎過人，其音樂天才，尤為卓絕，有小音樂家之號，賈童之父，係哈拉大學名教授，曾語人云，渠子四齡時，對音樂享受力，則極濃厚，嘗寢食俱忘，嘗日傾聽機片高歌，五齡已能歌詠名歌三十二首，音韻節奏，無一漏誤，六齡現身奏

地方新聞

甘人失業日多

甘肅通訊：自政府注意西北問題，開發西北聲浪喊高後，遠方之人，結隊來西北者，有如雨後春筍；又因特種關係，來甘就食者，尤多於過江之鯽！不過開發富源，必須經費，彼輩咸空手赤拳而來，即全為人才，已有無米為炊之苦；況乎真正人才，並未如理想所期之多！于是大人領一批親友來，小人又領一批親友來，親友又領一批親友來，越來越多，越多越雜，委員之外而縣長，縣長之外而科長科員辦事員，漫漫的錄事推款員，漫漫的茶房工役，漫漫的工廠工人，都被遠方來的開發西北者佔有了，！最近蘭垣某機關換一局長，把所有一切職員雜役工人全裁全不要了，另換一批新人進去！甘肅本無人才，不能作大事做大官，吃飽飯，所以都在地方株守着，做那點人才不屑做的小事，吃那點人家嫌着不吃的殘飯，已經夠可憐了！然而現在糟了，連小事也沒有得幹了，連餓飯也吃不上了，這是開發西北的結果啊！所望的幸福呢？地下的仍無法取出來，地上的更乾淨無餘了！而且貪污的流行，毒很的程度，啊，不可與軍閥時代比較！這也無足怪，他們遠來西北，無能開發，自當抽刮！他們空手而來，又受不憐貧苦，不搜刮，吃穿用甚麼呢？至少總得弄點行李，好回家去啊！可憐甘肅人，在開發聲中，失業的失業了，失學的失學了，失生命的也只有活活的餓死？開發，搜括，前途暗淡，說甚麼啦！

人民希望隨糧征款

技，一鳴驚人，得音樂獎金，近買受其大禮拜院之聘，任該院名譽樂師，聞本年每星期日上午，將在該院作一次開演奏云。

二萬萬年老樹 六百餘磅肥人

錫蘭通信：錫坑附近南韋爾斯，有一老樹，近被人發見，此樹高可十餘丈，大約十抱圍，據杜威教授語人，此樹亦係松木之一種，年齡當在二萬萬年以上云。

魯沙通信：以六百九十三磅體重，得世界第一肥人之美譽之愛生武力門氏，現住又提塢之焦刺山中，調養適宜，體重仍日增，聞愛氏腰寬已及八尺，胸圍七尺有奇云。

最古的森林

日本富川縣的魚津港，最近發現了世界最古的森林，這大森林已沉到海底，變為化石林，據古學者的研究，因為太古時代，地殼變動，就把這大森林埋沒海中，樹木的根幹，周圍有三四丈，合計有八十餘株，現在日政府想修築魚津港，而該國地質學家，水鐵五郎博士，深恐修築時，損壞原形，聯合地方篤志家，極力運動保存，日本文部省已准許其請，指定為天然紀念物區。

法蘭西大革命時 斷頭機被發現

巴黎通信：法蘭西大革命時，安置於周黎嬰禮拜堂廣場中之斷頭機，近忽發現於陶兒斯咖啡館某侍僕家中，該機收存已有二十五年之久，現該僕擬將此機以三萬法郎代價出售，巴黎人士，得此奇訊，莫不前往一觀為快云。

又訊：無腳將軍毛利武，近獲選為芬尼林市市長，按歐戰時，將軍身先士卒，輒建偉勳，某役，兩腿中彈，性命幾危，後經鋸斷，始復康健云。

武山通訊：此間民傳：每年正款有限。人民所苦者乃縣府及區村公所之雜款。省府有鑒及此。擬將區公所兵站等於元月一日撤取，逐年正款將自糧石徵收之說。這樣下來便可免若干雜項及索詐費。民衆引領日望，果否實行尙屬問題。

營長與兵站長狼狽殺人

人民希望中央軍快來救命

武山通訊：廢歷十一月十四五六各日。樂善鎮駐軍龔登祿（魯部營長）及兵站長王定甲（下品流氓原日甚貧因辦站長多年刻下家費巨萬）勾結。差站中匪役百餘。帶領軍隊。藉催糧為名。紛往各村。明目搶劫。將大柳村村長孫瑞卿。背擲至營部。一路上鞭打槍柄紛如雨點。週身無完膚。該村長年老之人。幾乎喪命。結果蒙鎮中商人陳銘珍担保數石麥子。二日完清。才解放歸家。尙不能言語。曲里村村副某。拉往營部時。一路受刑不過。即號哭投於渭水。急救未死。仍行擲至營部。吊拷而死。半日復甦。口流鮮血不止。據言生命難保。該營長又親率部下連。將大槐村包圍。軍隊均子彈上鎗。如對大敵。（營長與站長在泰山廟中）村中人不准出入。交通停止一日。站役及軍隊在各戶搜取麥豆（大約還不止糧秣）十餘石。由民夫背送洛鎮。聽說明日開拔兩連赴黃楊等村催收云。刻下三日內民衆逃往甘谷天水（中央軍隊防地內）者紛紛不絕。未悉魯部命令，抑洛鎮之向隅尙不清楚。嗚呼。魯大昌呈請減款。大約是掛的羊頭欺辱中央的，否則部下何忍而出此。民衆疑軍隊欲變。均收拾家中物具。夙夜無敢脫衣者。我武山隴西等縣，獨胡師長不來駐防。終久沒人煙的。有人說。這是魯大昌的通令。限年終將數年百姓拖欠糧款。照數繳清。即便如此。總不應教軍隊如此造反。河況洛善村村長汪之漢糧款早清。也同樣受刑不過。在該營部中之某人處（

無線電波行駛 火車之創聞

火車之行駛，若其發動力不必由車身自行產生而純恃無線電波之驅動，此其事果有可能乎？美國由漢斯城至克萊敦之一段鐵道中，現正在着手進行，此種無線電火車之設計，其路線預定為四十二哩之長，此舉實為科學界中之破天荒，蓋從前無線電力之利用，因所產之力甚微，僅足以燃電燈及驅動其他微細之事物，即用以駛行動輛，其載度最多不過數碼，故此大之發明實非常之創見也。

雷電由地面飛騰狀態之測驗

南非洲有二工程師，專事研究天文學者，近利用一種最速之攝影機，以測驗電車之形成，與其行動之速率洵學界中一新奇之收穫也。由所攝影片研究之，知閃電中之最猛烈者，在其閃射之前，必先有一導引之光線，由雲端激射達於地面，此種「導光」，長度約在一百八十尺左右，其光線並無分歧，自上飛降而下，其速率每分鐘約為八百一十哩至一萬九千九百哩，研究者謂此種導光中含有電子作用，能將空氣分成伊洪，因之空氣中遂富有傳電性，在閃電放射之先，預為之開一途徑焉，當這種導光甫達地面時，猛烈之閃電，突然升騰而上，依同一之路線速度，則較強導光，平均每秒鐘約達二萬八千五百哩左右，較之普通光線速率約六之一弱，閃電最猛烈者，其激射時狀如強烈之火上升於空際，且光線之支歧甚多，因支光之激射，常向地面，而不知其實由地而上升也。

可怕的 監獄

葡萄牙里斯本市外，有一所最可怕的監獄，是專為收受犯重罪的囚犯而設的，監獄的建造是獨房制度，每個房間祇許住一個人，它的形狀好像墳墓一樣，而日更以棺材來代替床鋪。所有的犯人，每

武山人）借洋貳百元（月息二十元）預為支墊呢！

逼死區長——在屍上打針

通渭訊：縣長楊天柱，貪毒狡很，無所不為，他雖與團長楊德亮不同宗教，但為藉軍吹牛計，說他與楊為弟兄。到通渭後，召開縣務會議，先排列錄銜銜刑具廿餘套於會場勒令各鄉區村長承認大批非法借款！此挪票會議畢後，四鄉紳民，無敢進縣城者，彼乃以駐軍壓迫不敢居城為藉口，親到民間辦款，隨帶軍警吏役，如狼似虎，吊拷罰打，甚于土匪！稍有之家，動輒遭其洗劫一空，而不賄之紳士，必勒令截款，以入私囊，又收容曾充土匪之陳國崑，王福祥為警吏，於月初催款到第四區，將鄉長張福瑞席上珍等因索賄不滿默慾就押進縣，路過者逢鋪崔鄉長家崔鄉長，畏其兇惡，聞風早匿，該惡役等希圖掠奪設計將崔鄉長場內柴草放火，以致數年積聚，付之一炬，計未得遂，將張福瑞拉到縣押禁籠中，百般苦拷，該張福瑞係書香後代詩禮書生不堪其苦，終斃命於獄。該張福瑞斃命後，楊天柱自知放了火，又殺了人，總有些說不下去，遂強令醫生在該張福瑞，死屍上注射七針，捏為病死，呈報上峯，一面活動調秦安，一面下鄉率施其大剋特剋本欽，命令發表尙在安遠，聞風即將刮得之款攜帶由甘谷向秦安，走馬上任矣。

污吏可惡

（文縣訊）此間縣府二科長，舒煥文，二科兼三科，收發彙會計，縣府行政大權，多歸該員獨攬，昨有北區揚唐河之鄉長，唐步英以賭被押，遂以火烟七六十三兩現洋三十元，賄賂該員，請從中說項，減輕罰辦，忽被黨部某人發覺，該員知事不妥，刻將烟款退回原

天要穿着冥衣戴上假面具，在室外散步一次，聽說這些囚犯，大半不到幾年就死亡或者發狂了。能活到十年以上的很少。美洲曾有兩位生理學家，相繼發表他們研究「英疏林」者，乃肺結核的結果，所謂「英疏林」者，乃肺臟的內分泌素，為醫治糖尿病的唯一良藥，現在市上各大藥房都有出售。前年加拿大一位學者希頓氏，報告英疏林對於嚴重的肺結核病者，是沒有功効的。不過對於慢性的患者，實有非常絕望的肺結核病者，是沒有功効的。意其分量之多寡，第一次應用時，又無其他不利情形為標準，注射後逐漸增加，其胃口之增進而同時，又無其他不利情形為標準，注射後去個製劑時，最好在飯前半小時。又無其他不利情形為標準，注射後他們都到英疏林治癒。賴氏報告他研究過八十多位患肺結核者，來個人對英疏林注射三次，治療開始時，一般說來，其間分量的變遷，悉以該個人對英疏林的容受度為根據，於一天內接受了一百二十單位，較男力精神，也好了許多，有增加了許多，當然這個例子，只能算作例外的疏林之後，體重立刻就增加了許多，於一天內接受了一百二十單位，較

英疏林可以治療肺結核病

啓事

本刊地方新聞欄內，近來投稿者甚多，足見大家都關懷桑梓，愛護公道，至深欽感！惟望以後源源而來，且純以公正客觀態度，作實事求是之批評。切勿以個人恩怨作背景，藉免失去公道之立場。至於有關私人私事之稿件，一律不收。希投稿者各自諒察為幸。

主，聞該員作事顛預，有恃不忍者，以為縣長之小舅子故也，民雖屢受勒索，均感呼籲無門之苦云

誤會可笑

民勤訊：月前縣長出鄉巡視，其牌示有云：「隨帶人夫馬匹，不受地方供應」，（大意如是）適某鄉長進城，問人云，掛的什麼牌？有人謂縣長要馬匹的。鄉長以為要馬皮，即回鄉打發馬皮進城。（此地叫姓馬的皮匠曰馬皮）馬皮到城，在衙門口盤旋幾天，說縣長傳我呢？班役均云不知。馬皮氣忿忿的說，我連謝皮不對，這一定是謝皮害下我的。後經某紳向科長詢問，言並無傳馬皮之事，才知道是誤會，馬皮才回去了。

編者曰：此小小新聞，足以見地方紳士之遇事馬糊，人民無端受其大害者，豈止一事而已哉！甚矣，人民不可不識字，不可不有常識，否則一切都不行，何況管理國事，豈空言所能及？

雜著

催煙款歌 (太平調)

此歌由甘肅寄來，對人民受煙款逼迫及摧款委員，欺壓剝削情況，寫得維妙維肖，特刊出之，以告政府當局，俾知甘民在烟禍及貪污交病中，如何度日如年，如何忍苦受屈！

編者誌

袁世凱來改洪憲，各省督軍如封建，擁兵自衛無糧餉，爲刮地皮先種烟。
籌款公文出省城，各縣百姓胆戰驚，三等小縣七八萬，大縣四十萬有零。
縣長刮款有提成，按照公文不放鬆，勾通劣紳當走狗，委員下鄉比虎兇。
村長奉令莫怠慢，協同鄉約連夜辦，正款交清是本份，委員還要盤纏錢。
村公所像閻王殿，村長好像鬼判官，委員大人當中坐，兩條麻繩纏上懸。
區長弄錢想詭計，正款以外加經費，一千五百只害窮，明一或來暗一成。
村長經費莫定規，腰裏混裏往前推，縣長派人來查賬，十塊洋錢把口塞。
老百姓來罪孽重，公款一年交不淨，旋收旋派節節緊，名目繁多數不清。

老百姓來該遭殃。一年糧食都糶光，全家老

李樞

秋夜

我有一次在秋天裏忽然陷在一種非常煩惱困窘的境地。我剛到這個城裏，沒有一個熟人，荷包裏沒有一文錢，也找不出可以住宿一宵的地方。

出外幾天我便賣掉了我所攜帶的沒有牠們仍然可以四處走的全部東西，我穿過城市到了名叫埃司的地方，那是一個輪船碼頭，一到行船之季，便有喧嘩的苦力在紛擾，但現在是清靜荒涼，因爲正是十月末了的幾天了。

我拖着兩隻腳沿着潮溼的沙走去，仔細地尋覓着，滿想發現一點可以吃的東西，我孤獨地徘徊在這些荒涼的建築物及貨棧之間，心想要是能飽食一頓是多麼好呵！
在我們現在文化的情狀之下，心靈的饑餓比身體的饑餓是更快地滿足。你在街中徘徊，你被那些外觀並不壞——你也可以安然地說——裏面的設備也並不怎樣壞的建築物的包圍，這一切景象可以激起你底內心關於建築學衛生學的興奮的意念，以及旁的巧妙的玄奇的懷想。你可以遇着穿得溫暖整

少無度用，公款逼的好發慌。
委員催款太認真，款子越多越有功，逼死人命比屁淡，明裏降來暗裏升。

高爾基作 佑其譯

潔的傢伙——都是夠文雅的，機警地從你身旁走過，不願麻煩地來注意你悲慘的生活的面容。是的，是的，一個飢餓的人底心靈比一個飽食的人底心靈是常常要容易撫慰而且強健；要是你處於那樣的位置，你便會對於飢餓的人發生一種同情的體切的理解。

黑夜已經逼近了，天還是在下雨，並且猛烈地刮着北風。風向這些空攤販和店舖中吹，敲打着旅館中塗塗的窗片，把河中碎浪吹成泡沫，潺潺地激着沙岸，把白浪高高地推起，向那深遠的遠處競進，又復兇猛地一個蓋上一個。好像河流已感到冬天的臨近了，想無目的地從冰的桎梏之下跑開，說不定北風就在當晚可以把她凝凍起來的。天空沉黑，可見的兩滴不斷地落下來，苦悶的大自然的哀歌圍繞着我，兩株殘柳，一隻繫在樹根上船底向上的小船，更加重了苦悶的情緒。
仰攔着的小艇露着斑剝的船身，寒風把老樹刮成難看的樣子，環繞着我的一切是空洞，陰霾，死滅，天不斷地流着不乾的淚水

，周圍的一切是荒涼陰暗，好像一切都死亡了，單留下我活着，可是冷酷的死仍是在等待我。

我是十八歲了——多好的時光呵！

我在冷溼的沙中走來走去，因為冷而且餓牙齒不禁顫震起來，當我在那些空窠子後面仔細地尋找一點可吃的東西時，忽地我見一個窠子後面有一個蹲在地的女人底影子，她底衣裳被雨打溼了緊貼在她底曲的膊上。我走過去看她在做什麼。她是正在用手在沙中掘一個壕坑——向一隻窠子底下發掘。

「你那是幹嗎？」我蹲下來挨近她問道。

她輕輕「呀」了一聲，很快地立了起來。她馬上就用她那寬大幽深充滿着恐怖的眼珠凝視着我，我看她是和我年紀相等的一個女孩，面容很好看，但是不幸有了三塊大的青色的傷痕。雖然這些傷痕很奇怪地分佈着，兩個是在兩眼下面，稍大的一個是在額中鼻樑上面，但是一個是一個時候，大小也相等。這顯然是一個熟練的專門破壞人家面容的專家幹的。

她注視着我，眼中的疑慮漸漸地消失了……她搓掉她手上底沙子，整理了她底棉帽，屈下身來說：

「我想你也需要一點東西吃了？那末掘過去吧！我底手已經疲倦了。過去——」她搖着頭指向一個貨攤——「那兒也許有一點麵包……一點臘腸……那個貨攤子還在做生意呢。」

我開始去挖掘。她看了一刻，就在我旁

邊坐着並且開始幫助我。

我們靜靜地工作着。我不能說出這時我所想到的關於刑罰，道德，和物各有主的道義，以及其他世故的人們底旁的意見，每一個人底應當愛他底每一刻的生命。我忠誠地明白地說，我祇一心地從事挖掘的工作，祇想「裏面有些什麼東西呢？」其他一切事件我完全忘記了。

夜已深了。黝黑的霉溼的冷霧在四周越聚越厚，浪吼的聲音比以前更重濁了，兩點落在掘窠子的台基上的聲音更大更密了。不遠的地方更夫開始發動他發響的哨鈴。

「掘到底邊沒有？」我底助手溫和地問着。我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沒有作聲。

「我說，掘到窠子底底邊沒有？假如掘到了就不管牠打破進去。我們老是掘壕，到頭不過掘到堅硬的台基上。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最好是打破這柄鎖，那是很壞的一柄鎖。」

好主意是不常到女人底腦子裏面來的，但是你看，有時候她們也有好的主意了。好的主意是我常常尊重的，並且盡可能地久遠地試着去利用。

摸着那柄鎖，我拉着把牠一下子扔掉了。我底同謀者立刻屈曲下來像一條蛇一般蠕爬到窠兒打開着的窠子裏面，低聲地臨近我說：

「你是一個好人！」

此刻一個女人底輕微的讚許，比一個男子積集了超於古今雄辯家底辯才而做起來的一首整個兒的頌歌對我還要更為可愛。但是

我不曾有過比現在還要不悅意的，不復注意到我底朋友底稱讚，我簡切地煩愁地問她：

「有什麼東西沒有？」

「她無聲地開始去尋找。」

「一隻鐵桶。」

「這一切都不能吃的，我覺得我底希望消失了。但忽然她輕快地叫道：

「什麼？」

「麵包……一塊……」

一塊麵包飛到我底脚下，我底剛毅的同伴自己沒有吃牠。我咬滿了一口嚼了起來：

「來，也給我一點……我們不能在這裏屯留……我們到那兒去呢？」

這地向各方望着……天空沉黑，溼溼，而風又怒鳴着。

「看！那兒是一隻擱在岸上的船，讓我們到那兒去。」

「那我們就去吧！」我們起身一面走，一面嚼着麵包，風雨是更狂急了，河中浪吼的聲響，從某處或者其他處所發出一種拖長的擲揄的嘶聲，這種嘶聲使我心煩感到一種苦痛的忡怔，我不管牠，祇貪婪地嚼着麵包，而這個女孩，在我左邊並步前進。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她。

「拉塔沙」，她簡切地回答了，嚼聲更大。

我注視着她，我底內心悸悸，我便轉而凝視着我前面的雲叢，那像是命運之神露着兇惡的面孔向我窺視地譏笑。（未完）

北漢孤征記

三續

希天

從磴口到包頭，雖中間滿是沙漠，但平時因有黃河交通，來往並非十分困難。要不是沿途徧布土匪，水路可以用皮筏很舒適的坐到包頭；在黃河兩岸半里以內，地面平直，草色青青，包車長途汽車，可以循此陸路來往，也算迅速便利了。不過當一鵬要走的那時，正是非常時期。不但土匪特別猖獗，而且天寒河凍，水路不通；又因為河水將消，上流有水從冰上灌下，河身一天天漲高起來，把兩岸草地以及一切草地上的汽車路人行路，統統淹沒在水裏面了！所以豈僅無車可坐？竟是無路可走！一鵬纔明白店主人及磴口的朋友們勸他不要冒險是對的！原來「此路不通」的含義，不但是「不敢走」，而且是「不能走」！半年來沒人走此路，他纔知道原因了。

一鵬到此境地，心中想道：早知路徑如此，就不該勉強走來！如今前無去路，左右無人，後退不可，進取無從，如何是好！他心中稍有悔意，但絕不願退回磴口去。他獨立沙中，四顧瞻望，想從無路中別創一條路走；那條路縱然怎樣艱難困苦，他絕不畏縮，絕不猶豫，只要他的智能足以應付，生命足以忍耐，他一定要由前面衝出去，好像哥倫布探險一樣！

除了一時比一時高的太陽以外，銀帶般的黃河，就是給他安慰心情，指示迷津的南針。太陽是向西南行的，黃河是向東北流的，有日在天，有河在地，沙漠能迷得了他的前程方向嗎？不能，絕不能，他是永遠清醒的！

經驗閱歷，即平安路徑。試得何處可走，則走之；試得何處不可走，則勿走！從可走處一步一步向前走，那就是別創出的一條平安路徑。一鵬牽了他的瘦馬，最先想從故道的堅冰上走過去，不料行不數步，連人帶馬，滑倒冰上；人還可以即刻爬起，馬竟溜來溜去，無法站立起來了！他只好替馬卸下背上的行李鞍子，讓馬減輕負擔，休息一時，然後從韁上一提，才站起，慢慢兒退出冰上！

他知道堅冰上走不過去，又試着由薄冰上走，誰知薄冰更難走！薄冰像一層玻璃，冰下面是淤泥，他正牽馬向薄冰上走，馬似有先知之明，低首徘徊，總不前進！他以爲馬畏難退縮，用力一拉，自己先踏上冰去，馬也只好跟着踏到冰裏，誰知「嘩啦」一聲，老大一塊冰裂開了，泥水從冰縫中上來，直淹過他的足脛；他正在驚惶失措，又聽見「嘩啦」「嘩啦」連響，馬在冰上亂跳，他急忙回頭，想把馬牽出冰外，馬已直立不能動轉！原來冰薄馬重，無能承受其踐踏，四個蹄子落在冰上，即踏開四個窟窿，起初馬力尚大，隨踏入，隨拔出，剛拔出，又踏入，馬心急慌，連拔連踏，形成亂跳形狀，繼而馬力漸疲，踏入不能拔出，而且越跳動越踏得深，越踏得深越站得牢，最後好像栽入地中，那能再跳得動？一鵬見此情狀，只好不顧自己的鞋襪冰溼，不怕自己的手凍麻裂，打破冰塊，踏入水中，牽出馬來！他看見馬腿上被冰刺破，流出鮮紅色的血，他自己忘去了手足上的冰冷！

冰是不可走的！無論堅冰薄冰，他都不再去走了。他又想去試一試那淺水漫淹着的草地，看能否走了過去。他牽馬由沙漠中繞避開一切眼前遇見的冰，到了河邊草地，那裏隱隱有路似的，他想想走上那路，大概就可順河前進，不至走錯。無奈那路又在草地那邊，而這草地上又有淺水一層，漫淹着地面，非經過此草地，絕走不上草地那邊靠河的大道去。

在內地，地面上有一層淺水的路，絕對阻止不了行人。可是河套中的草地不然，如果地面有水，馬是絕不能走的。一羈走慣內地，不知草地的情形，他以為那樣一層淺水，算得甚麼！他於是翻身上馬，揚鞭直過，不到兩步，馬又直立不動了。他還不知原因，用力把馬韁一勒，向馬屁股上連打幾鞭，馬把身子略一搖動，仍不前進。地面有水，他又不能下來，氣得又打幾鞭，仍不能進展一步！他驚異的向地面一看，馬已經快鑽到地裏面去了！馬的四根腿全沒入地中，肚子也要落在地上了，四面的水源源而來，馬站的那裏已形成深坑，再過些時，說不定陷落下去，至少成一淵泉，人也要淹在水中了！他急忙跳下馬來，插在泥水中，不管衣服濕污，不顧鞋褲冰冷，連忙擱下行李，拋入沙中，抬馬出來，馬已嚇得不像樣子了！

他獨自苦笑一陣，用好話安慰了馬，洗淨馬身污泥，教馬在沙中休息着晒太陽片刻，到毛乾了，然後搭好行李，別求出路。

「行路難，行路難，行路之難如上天！」他又想到老年人說的「好出門不如尋家坐」，此話也有一部分理由，因為一個怎樣得意的出門人，所受的風塵困苦，絕非株守家園的人所能夢想得到的。冰走不通，草地

又走不通，一鵬心中有點煩悶！太陽已很高了，像這樣蹉跎復蹉跎，潦倒復潦倒，幾時方可走到目的地！如果天黑了，走不到站口，嚴冬季候，難道凍死在荒漠中不成？

眼看一條黃河，冰水溢流，兩岸草地，全被淹沒。草地兩面，盡是沙漠，一座一座，一堆一堆，大者如山嶺，小者如邱陵，起伏蜿蜒，無邊無岸。一鵬站在沙山之上，俯視黃河，仰觀青天，旁觀荒漠，遠看白雲悠悠，近察沙飛如流，雲天冰河之外，惟有孤單的他自己，對着紅鬃瘦馬，相互表示同情而已！這樣沙山之後又是沙山，沙山之前也是沙山，左也是沙山，右也是沙山，浩浩乎沙之世界，茫茫然前路何處！他愴然有感，不禁落淚了。

他牽馬上沙山，沿河向前走。不料那沙山，前面直平，漸走漸高，漫漫直上，並無困難；但到山頂以後，那面却是一刀截齊的懸崖！這是因為沙山的成功，全因狂風吹積所致；風由前面吹來，把各地低處的沙子吹積上去，到最高頂時，風力上去了，沙子留在前面，不能再到後面去，所以前面成一斜坡，後面成一懸崖。那崖很高很高，往往從頂到底，足有萬丈之高！他既走到山頂，見後面是懸崖，不能過去，只好復從旁面繞過

，由沙山頂又走下去，走到另一沙山之根，又上去，又繞過，又下來，又到另一沙山之根；這樣一上一下一繞之間，經的時間精力多，走過路程更不少，但因繞彎兒，轉圈子，實際上走來走去，走不近他預定的站口！

他又想試驗了。他想試驗出比繞沙山較快捷的一條路走。他牽馬從沙山根草地旁想過去，那裏草地上的水，浸溼了沙根，有三尺多高。如能從那裏走過，就可免在沙山上走上去又走下來，更可免在沙山中繞來繞去，白走閑路。他打算再冒險一次，他牽馬從沙根溼線近處往過走，他是走了幾步，馬是無論如何不前的！他用力一牽，馬方前進一步，但溼沙已崩潰下去，沙的缺口水量很深，如泉湧出，把他嚇了一跳，馬腿篤篤的戰抖，怕失魂了吧！他趕快回頭，不再冒險了！

這一次試驗又不成，他決定就從沙山中慢慢兒走。他好像一位奇異的怪人，在走不盡的沙山中，不急不忙，繞來繞去，最後也不管黃河的方向，也不知距黃河的遠近，順沙之便，任性面之！他忽然走到一個所在。那裏有水有草，有牛皮帳房，四面是沙山圍繞着，中間別有天地，平坦空曠，土質肥美，約有五里長寬，像神遺忘在沙漠中的一個奇形崗嶺，又像一幅天然圖畫，牛羊馬，

紅黃黑白各色均有，散布在草地上，牧人靠近帳房，男女並立，悠然自得，不知沙漠以外尚有世界。

這時日色將午，一鵬感覺疲乏，見此異地，急忙牽馬下山，直入草地，向帳房近處走，那些自由的牛馬羊們，看見這匹鞍轡綽綽的瘦馬，其心理上之驚異狀態，正同那蒙古包旁牧人見了一鵬的感覺一樣！滿地牛羊，昂首注視，而蒙古牧人則舉額以待。

一鵬到帳房前，對牧人表示來意，他們讓一鵬到裏面坐了，把行李擱下，把馬拴好，給下草吃着。一鵬取出點心，糖塊茶葉……自己先吃了點心，以糖塊給了主人一包；主人感謝，爲一鵬燒水沖茶喝，一位女主人尤其殷勤天真，她身穿一件紅色長袍，足穿黑色皮靴，頭髮光油油披在後面，耳上有大金環吊着，面上雖灰塵滿積，但五行端正，兩眼水汪汪的！她大概是真正的千金小姐，如別處人家所謂的女公子一般地位，可是她天真爛漫，毫無羞人答答的神氣。她雖年約十七八之大，但腦中從無腐臭的禮教觀念，所以不知道男女間應有的一切隔膜；她不但不畏避這方來的怪客，而且利用人類天性中的直覺，活現出女性對男性自然應有的同情狀態來！他吃了糖塊，笑迷迷注視一

鵬半回，自動的替一鵬添滿了碗中的茶，坐在旁邊，揮打一鵬衣上的沙土。男主人——大概是她的爸爸——也不以爲怪，做他應做的事，有時出帳房看牛馬，並無防嫌監視干涉的心意，也不怕男女一到相遇，就發生甚麼苟且之事！一鵬吃喝完畢，精神稍振奮，因問女主幾歲，家中多少人，養了多少牛羊……她全不懂一鵬的話，只是笑迷迷的！有時他也咕哝兩句，但一鵬也不懂，只是瞠目而已！

她看見一鵬從大籃的口袋中取着吃糖，她的糖塊吃完時，也就毫不客氣的伸手向一鵬的袋中搜取去吃，她不像二八姑娘，好像四五歲的孩子，不但不明白她是女子，不應該與男子接近，而且不明白糖是人家的，不應該她去搜取；她只知一鵬很可愛，一鵬袋內的糖很好吃，所以自然對一鵬加以體貼愛護親近，而且向他袋中取糖！此外她不知還有甚麼嫌疑界限。

一鵬至此境界，心中頗有感動，記起幼時抱着小弟弟在家門口玩，有個糖担子放在路旁，小弟弟立刻取了一塊去吃，高興得笑着，吃着，以爲那糖就如母親房中的菓子，是給他可以隨意吃得的；他那麼天，真何能明白那糖不能白吃！他吃了人家賣的糖，人

家要討糖錢啊！遊牧人天性純真，從那女主人的舉動上看，正如四五歲的孩子一樣，精神上也許比近代城市社會中人快樂些吧！

此地雖好，終非一鵬要走的目的地，怎能半途久居，誤其遠大前程，他於是重新走出帳房，走過草地，又走上沙山，向茫然的前路進！

太陽懸在空中，望不透的全是面目相同的沙山，誰能分出東南西北，誰更能猜得應向那邊走，唯一的路程南針是黃河，但黃河也失其所在了！向何處走方能重見黃河的面，一鵬的理智不能解決此一問題！迷路在沙漠的苦，許多人不會嘗過，他飽嘗了。

人的慾望無窮盡，人心沒底子，得隴則望蜀，連隴也得不到，自然不至再望蜀了！一鵬起初希望坐汽車速到目的地，後來希望坐馬車；馬車絕望，希望騎馬走能有路伴，路伴絕望，希望路上可以遇見人；路上無人可遇，希望路好走。路啊！冰不能走，水不能走，草地又不能走，走沙之低處，更不能走；結果繞跋在沙山之間以行！然而尚有黃河爲路向標準，希望不要離遠黃河，免得多走閑路！希望早到站口，以便稍事休息！現在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只希望能找到黃河，不要迷失在沙漠中！

一鵬抱定重見黃河的希望！向這邊走，走了多時，不見黃河，又向那邊走，走了多時，也不見黃河；他繞了許多彎子，走上左面一個最高的沙山頂，以為在那裏必可遙望黃河的蹤影何在，但結果一毫不曾望見；他又走了許多路程，上到右面一最高的沙山頂，也不曾望見黃河的影子！向前面進吧，進了多時，仍不見黃河；向後面退吧，後面更不會有過黃河；仍舊回到蒙古女郎的那裏去吧，方向早亂，不復可尋了！從來過的足跡上尋回去吧，那足跡在沙漠中，縱然起初一步一個腳印，但不到一刻工夫，腳印已被朔風吹去了！

凡人走路，不怕遠，不怕難；只怕迷了方向，只怕不知目的地在那裏。路遠可以多走時間，路難可以多吃苦，總可以走到的；惟有迷失方向，就感到無可舉足，精神上徬徨無寄，才有說不出的難過！一鵬此時的處境，算苦了，那苦是迷路在沙漠中特有的滋味。大概哥倫布當年迷在大西洋面時，或有同樣感覺，不過哥倫布船上尚有羅盤針，他一起還有許多同伴，而且他相信那邊有一塊陸地在哩！一鵬則單人匹馬，一切不同。人為萬物之靈，到無可如何時，靈機一動，也可以從沒辦法中想出一個辦法來。馬

雖動物，亦有靈性，一鵬既已迷失路向，無可如何，只得聽天由馬。他牽馬立於沙中，仰天告曰：「上帝！我雖不才，心有去處；今深路於半途，祈示我以歸宿！」又告馬曰：「靈駒！趙子龍將軍以汝贈我。出匪區，共患難，甘苦相隨，功德已多，今不幸又迷路於此，何去何從，上帝想已告汝，爾我休戚相關，勉力奔赴前程，勿惑！」言畢上馬，聽其自行。

除駱駝外，沒有善走沙漠的動物。一鵬與他的馬，平時都空走，但馬蹄一踏進右足之足，先拔出左足，再踏進右足，然後走前一步！此時不知何故，他一上馬，馬即自行前進，步步快捷，不待催促，路線奇特，不須指示，一直走去，毫無遲疑，好像真正得

有神力似的！

太陽快被沙漠埋沒之時，靈駒蹶走一鵬，到達了當日的歸宿地，雖然那裏仍不見那河的蹤影，但又是一個水草豐美帳房兀立牛羊滿布人類恬真的世外佳境。

那境界周圍是沙，中間有七八里廣闊，縱橫兩條小河，曲曲折折，由沙中瀉出來，又向沙中流進去，因為地勢低，所以氣候溫和，寒風都被四面沙山阻止，永久吹不到

那裏。河水終年不結冰，綠色水藻，長滿在河底，五色金魚。游泳在河面，間有兩三隻小花船，來往於東西南北之間。河旁綠樹紅葉，稀疏相間，丹橘金梨，疊疊如珠，紅掌白毛之鵝，斑身歧角之鹿，上下其岸，出入其間，悠然自得。全境用小石砌成道路，來往通行，無街衢荒鄙之分，無城郭文野之別。石路兩旁，靠沙者為旱地，近河者為水田；旱地種麥，水地種稻，稻麥之間，屋舍雜立，牛羊來去，雞皮鶴髮之老人，垂手相望，怡然自樂。一鵬注視良久，恍惚夢中所見，又好像一幅那裏見過的油畫，但分明事實擺在眼前，自己又不曾睡着；不過荒漠中有此境地，也算意料不到的奇遇！

天色已晚，人困馬乏，他徐步下山，直向那佳境中來。境中人似已稍有奇異驚惶之狀，在一鵬尚未深入其境之前，有一老人扶杖叩馬而問曰：「尊客何來？到此何事？」一鵬脫帽答以日間迷路來此詳情，老人聽罷，在一鵬週身上下看了一遍，徐徐笑曰：「原來遠客到此，失迎，請到屋內細談，休息一夜，明日再走。」一鵬道：「不敢當，不過天色已晚，正想借老丈一席之地，作一宿之客，明日登程，還求老丈指引迷津哩！」老人引一鵬到一小屋內，有木榻二，古

色古飾，別有格緻。屋內無多陳設，几櫥之外，有琴有劍，但無筆墨書籍。一鵬卸下馬身行李，鋪好靠牀榻，見老人着一雙髻童子，牽馬他去，頃之，又捧一盆溫熱清水來，老人持水入屋，囑一鵬洗淨手面，亮起油燈，陳出酒飯。酒清色黃，大概是麥釀成的，菜有四碟，兩碟兩素，豆腐白菜是素的兩碟，雞蛋臘肉是禪的兩碟，另外一碗羊肉粉絲湯，一盤麥麵烙餅，還有大米稀粥一大碗，一鵬勞困終日，飢渴正甚，逢此嘉饌，樣樣可口，他謝過老人，酒肉菜餅湯粥同時吃喝起，甘美得不曉先吃喝那些纔對！老人見他動手吃了，因說道：「薄酒粗菜，遠客可以吃飽，不奉陪了！」說畢出門而去。一鵬見老人出門去了，吃喝得更加痛快，他一口一大杯，先把酒喝完，再用烙餅捲肉，捲蛋，捲白菜豆腐，直到餅菜全完，他又把羊肉粉絲湯一勺一勺喝盡，然後把稀粥一口一口喝清楚，他看見一切解決乾淨了，方打出一個飽噎，他知道自己吃喝飽了。

一鵬正想起靈駒，不知餓得如何痛苦！老人又來了，他問一鵬是否吃飽，還有酒飯，再可添來的。一鵬感激着答道：「多謝老丈，吃夠了，真是酒醉飯飽，幾多日來，沒有今天這樣可口的飯，沒有今天這樣吃得隨心！」老人道：「都是些山筍野菜，聊充遠客之腹，何敢當謝？馬也着家童喂飽飲足，無庸念慮，明日趕路，即請早為休息！」一鵬正欲打聽此處是何地區，距黃河有多遠，又欲問老人姓甚業何，為甚麼飯菜口味，適合於他的脾胃，見老人如此誠懇關心，更覺感激無地，因問道：「敢問老丈尊姓？高壽幾何？家口可大？此地是何省何縣管轄？距黃河還有多遠？」

老人初似不欲置答，後見一鵬謙誠懇發問，復上下注視一鵬半時，因說道：「聽遠客口音，莫非關中人氏？」一鵬忙答道：「老丈聽得不錯，學生乃隴右人，距關中不遠，但不知老丈何時到過關中？」老人笑逐顏開，坐在榻旁幾上，拂鬚而言曰：「原來是同鄉到了！失迎，失迎！」一鵬更莫明其妙，忙問老丈曰：「莫非老丈也是甘肅省人？」老人道：「說來話長，如不害怕麻煩，今晚可以對遠客細細說了。」

晚間一鵬與老人對榻而寢，老人開始說明他的來歷，真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原來這老人姓鍾，是陝北定邊人，今年九十四歲，有堂兄弟三十二人，七世同居，家口共計一百零八口。他的高祖曾在明末作官，李自成叛亂時，逃入沙漠，全家十餘口盡困餓以死，惟他的高祖母及曾祖母，還有三個親戚姑娘，得免於難，後來無意中發現此地，因為家，世代相沿，繁衍墾植，今乃成村，名曰遺民村。這全村一切財產土地樹木牲畜，都是他家所置，也都是他家所有；全村的人，都是子弟父兄祖孫一家人，大家都是主人，無所謂主僕貴賤之分，亦無爭鬭訴訟之事，各盡所能以生產，各取所需以消費，怡怡翕翕，無憂無慮，幾百年如一日！在二百六十多年以前，老人的曾祖獨自到外邊去過一次，他遠至江南，知道中國已被滿人佔據，衣冠制度，不同前朝，所以回來後宣告他家永遠與外界脫離關係，絕不受異族統治，絕不對滿夷納糧。自後有時也着子弟獨出外界，探聞粵之柑橘，杉彬州之棗梨，購鹿於遼東，取雞鵝於淮北，河旁柳來自瀟湘，池中魚得之秣陵，雨花台之石子砌成細路，吐魯蕃之葡萄架成濃蔭，所幸地勢肥沃，天氣和暖，花明柳暗，四季皆春，淡泊之人，有此已足，故不願世人知之也！他並諄諄囑咐一鵬，切不可說與世人知道，否則有負他誠懇接待之心了！他不知道現在滿清已倒，正是民國哩！

他們這個遺民村，因為四面均係渺無涯際的荒沙，所以幾百年來，不但無孔不入的

官府吏役不會找到過，連窮兇極惡的馬賊套匪，也永遠不會光顧過，這真像陶淵明理想中的桃花源，自成一家人，與世隔絕，亂世之人，得此佳境，多有幸福！這或者是他們不降異族的忠肝義氣，感動上天，纔給他們這樣好的一處安身立命之所吧！

老人說了半夜，氣喘吁吁的睡着了。一鵬聽知此種情節，心中惘然不安，想到許多問題，腦海中如浮雲來去，無法合眼睡覺，天明時他還醒的！稍時老人已醒，一鵬閉目假寐，見老人起床出門，他就起床了，兩目有些不好過。

又一時，老人復來，見一鵬已起床，取來面水教他洗了。一鵬本擬請求老人，在此奇特佳境中，周遊一過，把昨日山頭所見及昨夜榻中所聽，親自就近參觀一番，也不枉在萬難千苦中孤征一次。後經老人勸阻，他也自想不到，終於作罷！老人說：「敝村情形，昨夜已告，數百年來，外界來此者，遠客算第一人。現在村中情形既已略知，只求別後勿與外人道及，此為同鄉情誼，幸為老夫秘之！至於村內，地廣人衆，青年們心灰手辣，遠客不可再去冒險了！單身匹馬，英勇可嘉，努力前程！」

一鵬聽老人說得有理，而且話中有因，

只得作罷。他想到一人來此絕境，幸遇老人慈善，不但不以為怪，反用豐饒厚意接待，已屬前生造化，祖宗福蔭，若被村中少年子弟得悉遠方忽來不速之客，在一鵬固無任何惡意存於心中，但彼輩恐洩漏其多年世外佳境，安知不拘留禁閉，永不放脫！其或招贅為婿，女美尚覺痛苦，女醜更何以當！其或收受為奴，善視已覺痛苦，虐待更何以堪，不幸殺以滅口，豈不冤哉枉也！他設想及此，週身戰慄，急拱手謝過老人款待之恩，對老人曰：「天已不早，路遠不敢再留，請指示去路，能走近黃河，則方向可自辦了！」老人見一鵬急於起身，答曰：「無他，且慢，早餐後行，不誤站口，已預備好了！」說罷出屋，一鵬收拾行李間，老人已將吃湯送至，蔥花起麵烙餅一盤，雞蛋合包白湯一碗，另有一碟醋溜素炒白菜。一鵬昨夜吃得大飽，早晨不飢，加以心中有點急怕之意，明知那飯極可口，而且起身以後，又是整天不得見一口吃嗎，但僅把三個合包蛋連湯吃了，菜與油餅，不能下咽！

吃畢，老人已把靈駒拴在門口，鞍子弄好着，放好行李，牽馬向沙中又走。老人送至沙山上，指示一鵬道：「別了！由此直向而行，日暮即見黃河！天色不早，上馬快走，

老夫回村了。」說罷下山而去。

一鵬回顧那村，一切仍與昨日所見相同，炊烟四起，真是世外神鄉，人間很少那種別有格緻的景象！他還老人之囑，騎馬急行，向老人指示的前路走去。沙山重疊，如野外農田中的蠶堆，起伏蜿蜒，一望無涯，他一路尋思昨夜所見，倒把見黃河的心淡了！

人的經驗，與時俱進，生活興趣，往往隨環境而轉移。一鵬此時，對沙漠頗有興趣似的！他雖一人旅行，但心中並不覺得操勞；他想用種種方法，試驗走沙漠的趣味。他發現一種方法，又快捷，又有趣，他很得意！

他想：如果能從沙山上飛行，由此山頂直接飛到彼山頂，豈不快捷？即不然，如能從此山頂滾到彼山根也可以少走許多不必要的路！他知道飛是妄想，滾則可以先試試，如果沙山不崩，就無危險。

他先在很低的沙山試滾下去，那細沙雖有三尺厚的一層隨着人崩潰了，但全山並不倒塌，所以不會埋沒一鵬在沙中。他很高興，像發明了甚麼似的，可惜沒有人贊美，也沒有可告慰的人！只有馬，初見一鵬滾下，也似很驚恐的樣子，呆立注視着，後見沙不會埋沒他，也似很安慰了。

(未完)

時事日誌

十二月份

一日

孫科王寵惠離滬赴港西南政府委員會派員迎候
蔣委員長擬定兵工築路給獎辦法每里百元舖沙者加倍
竄湘殘匪湘黔各軍聯合痛擊將總潰退

全國勞作展覽會在京開幕各種出品三萬餘件
張學良由漢抵京據談三省剿匪軍事已結束

法拒絕日本共同廢棄海約意國表示同樣態度
蘇聯發生大暗殺案共黨要人基洛夫遇害

二日

蔣委員長電令蘇浙閩贛湘鄂皖豫陝甘冀晉魯察綏寧各省主席限兩個
月內擬定人民工役辦法

王寵惠赴前方佈防李宗仁電何健派師堵截

贛閩綏靖公署成立顧蔣通電就職

對僑國煤油專賣問題英美拒絕直接交涉

英美密切合作世界恐慌可消

三日

孫科王寵惠抵港與胡詳談胡表示甚好北上期在考慮中

程天放中央紀念週報告民族復興之途徑為養成民族自衛武力及提
倡民族自信決心

閩粵匪軍收復寧化城蔣鼎文返龍岩進行綏靖工作

我國剿滅共匪各國輿論均表慶幸

日重臣會議結果決單獨通告廢約

四日

胡漢民約王孫談話據王談結果異常圓滿

行政院會決議河北省政府改設保定

閩省現已無匪區犯桂殘匪全被擊潰

首都警察廳大捕烟民兩日間共獲一千五百餘人

德內閣通過實行統治金融案

五日

孫科王寵惠由港抵粵李宗仁由南寧飛廣州

我軍俘獲赤匪二萬餘人已解後方設法收容

中政會決議黃郛兼任內政部長朱培德代參謀總長唐生智為訓練總監

陳調元為軍參院長

考選會決議明年高等考試分東南西北中五區舉行

英美代表會議對日本廢約問題仍未全體決定

六日

孫王與西南政委會各中委在廣州重要集議

何健派李覺晤白崇禧會商圍剿共匪計劃

蔣委員長五全會後仍返南昌贛行營暫不遷移

國聯行政院通過薩爾報告書德法關係已漸趨和緩

日關特別會議因增救濟經費問題決解散議會

七日

西南中委關素人等六人偕孫王北來出席五中全會

桂邊殘匪在重圍中何健移駐寶慶督剿

國聯兩專家沃摩度及寇辛赴西北各省視察水利及公路建築

南國驅逐甸僑千餘人流離邊境慘不忍觀

李維諾夫說明法俄協定意旨在求互相接近致力於國際合作

八日

王寵惠留港與胡續商團結將同胡北來

各地中委紛集首都大會提案將以蔣汪威電爲討論主體

豫鄂皖三省邊區殘匪被國軍剿滅殆盡

白崇禧電京報告剿匪勝利

英意荷瑞派警維持薩爾治安

馬賽血案引起法意集團鬥爭

九日

留滬中委宋子文吳鐵城張靜江于右任等十餘人乘夜車返京出席五中

全會

湘桂各軍會合堵擊殘匪

全國職教會議七日開會本午閉幕

新加坡警察查究日人間諜取締日僑活動

南國繼續仇視甸僑中歐局勢益緊張

十日

孫科偕同西南六中委由港抵滬

中央第五次全體會議開幕到中委一百十餘人推蔣汪孫于戴居丁七人

爲主席團葉爲祕書長

劉湘離京返川據談將於短期內收平赤匪

各地黨部紛紛電賀五中全會

法俄成立軍事協定積極防禦日德

匈國接受國聯決議案中歐風雲漸消散

十一日

行政院會決議改組浙江省政府任命黃紹維爲主席

孫科偕西南七委抵京出席五中全會首次會

陳濟棠李宗仁電請中央頒布勦匪明令用專責成

五全會第一次大會討論憲法草案

日人間諜刺探美國軍事要案被扣留

駐美日大使齊藤發表狂論爲獨霸遠東不辭與英美作戰必要時合併華

北亦所不計。

十二日

五全會通過中央與地方權責之綱要交中政會詳擬辦法

全國勞作展覽會結束參觀者共十餘萬人

湘何與英商簽鑛鑛合同日使向我外交提抗議謂違反門戶開放主義及

中日通商條約

明年四月至七月全國學生舉行集中軍事訓練

日本資助暹羅開鑿克拉地峽運河傳新加坡軍港失効

墨索里尼將提六國公約使代東歐互助公約

十三日

鄒魯等抵港晤胡陳濟棠派員北來

五全會通過改革鹽政案限二十五年底完全施行鹽法

蔣委員長撥款五萬元補助京市禁烟並手諭石瑛取締行路吸烟婦女漫

髮等不長行爲

英首相麥唐納與美代表台維斯密談甚久英美關係大進步

倫敦海軍談話形勢急轉英閣議決予延期

十四日

五中全會閉幕決定明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孫科向五全會提議減少假期縮短學年案交政治會議核議

殘匪竄近黔東王家烈將大舉堵剿

滬日戰隊突然演習假襲公共租界中外市民極恐怖
意大利國王贈贈委員長勳章國府已准收受佩帶

十五日

蔣委員長離京返奉化啓行前會訪張學良略談
全國經濟委員會決定明年事業經費爲一千二百元分配水利公路
偽境蒙軍被迫生變進攻通遼襲擊日憲警
英在新加坡舉行海陸空軍大會操嚴防海軍由中國海方面進攻

十六日

各鐵路及華僑捐助之九架飛機在京舉行命名典禮
粵財政廳長區芳浦由港抵滬來京商粵政
四屆立委明年一月正式發表除遴補遺額外餘均蟬聯
日輪在秦皇島拒絕海關檢查開槍擊傷巡緝員
日強佔東北三年投資達七億萬元英美等外資所辦之企業均受日資排擠

十七日

中央紀念週孫科報告赴粵經過及中央同志之決心
崔廣秀等在滬發表共同談話胡漢民確將北來
張學良率隨員二人由京飛漢
黔軍克復黎平城王家烈猶國才會商塔剿
美爲謀英法諒解變更中立原則

十八日

陳濟棠代表區芳浦由滬抵京晉謁林汪
王寵惠離港北上崔廣秀等南返
閻錫山丁憂請辭本兼各職中央給假三月以便守制
暗殺基洛夫案真相大明兇手原是共產黨老黨員

意開闢新省墨相常衆作豪語前人未成功者決予完成

十九日

中政會決議特任王用賓爲司法行政部長陳大齊爲政選會委員長
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逝世享年六十有七
通道一帶已無股匪追剿軍各部向黔邊推進
隴海路敷軌達西安材料車亦同時開到人民參觀者甚多
英美日最後集議海軍會宣告休會

二十日

蔣委員長牙疾復發經浙醫診治經過良好
行政院會決議改組川省府任命劉湘爲主席
王家烈電告強渡清江之匪正在追擊中
陳濟棠整飭粵輿論有礙團結者一律檢出
英赴僑考察團竟主英日締結協約
美國務卿赫爾聲明俟日正式廢約後美再作新運動

二十一日

汪院長在滬發表談話力闢政府集中現金謠言
王寵惠由港抵滬據談全國精誠團結前途極爲樂觀
第三屆立法委員任期已滿宣告休會俟四屆立委發表後再行集會
大勝關征糧處撤消京市米價日漸跌落
劉湘抵重慶連日召集軍政要員商討軍政各事
美擬擴充海陸軍針對日本廢約行動

二十二日

王寵惠區芳浦赴奉化謁蔣
中央允撥川省剿匪軍費月助八十萬元
殘匪回竄通道西北經痛剿後仍竄黔境
張學良中止入川前有此意現以事冗作罷論
日向英美提兩原則海軍平等與總噸數制盼英美承認

英法兩外長會晤討論一般歐洲問題

二十三日

鑛我抵平商戰區未了各事

粵在韶關設行營便利追剿殘匪

查緝偷運白銀出口財部實施獎懲辦法

印度國際大學建立中國圖書館

日本政府宣告廢約程序將由美轉致各締約國

二十四日

續行營組織參謀團入川監督指揮清剿赤匪

粵桂電王家烈積極準備繼續追剿

孔祥熙將命赴港促胡漢民北來

意組織狼子團六歲至八歲之兒童須加入受嚴格訓練

日廢約後將造新艦英美急籌對策決以實力維持五五三比率

二十五日

王寵惠區芳浦抵漢口晤蔣

王家烈電告剿匪向劍河逃竄

行政院決議設置西康建省委員會任命劉文輝為委員長

舉世慶祝耶穌聖誕節羅斯福勉全國勇武團結

華盛頓傳英美重談海約日遞廢約通知又改期

二十六日

蔣委員長發表關於經濟金融重要談話謂不兌現之紙幣政策絕不適宜

於中國

蔣委員長電勉入川參謀團務須抱定不陞官不發財之決心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第四屆立法委員八十六人

湘西桃源已收復今後剿匪重心移四川

日僑訂新約租日滿經濟委員會

二十七日

中央常務會議任用馬超俊為國府委員

湘黔軍堵剿朱毛匪收復觀音寺向大庸推進

蔣謂諸後人心已大定上海金市大跌供過於求

隴海路正式通車西安乘客擁擠不堪

粵桂組織特殊軍團協剿竄黔共匪

國聯與我國續謀技術合作派法國運輸專家哈斯來華

二十八日

蔣令勦匪各省限一年內改善區制

迫近年關解款增多中央銀行放鉅款調劑滬市金融

般汝耕對記者談戰區各事正商洽進行

日公佈毀約聲明華府海約撕為廢紙

國聯秘書處公佈本年度工作報告書

二十九日

蔣委員長由漢口蒞杭孔祥熙赴杭謁蔣

入黔追剿部隊擊潰竄遠殘匪

故宮盜寶案李石曾電汪申辯

孫科由京赴平據談四屆立委不補足缺額

三十日

黔東孔道鎮遠克復該匪向石阡印江方面逃竄

蔣委員長電劉湘將昭廣防他交回胡宗南接替

二十三年度海關稅收總額共計三億三千四百六十萬元

東省通郵辦法主持交涉者談由私人組織兩承轉機關四種郵花並用不

注文字自一月十日起收寄

美准備加入國聯主戰國將受致命傷

三十一日

法意兩國間談判忽成僵局

行政院會決議加派張錚劉家駒為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

浙省新委就職蔣委員長參加訓話

劉建緒部追剿竄匪偽三十四師全部被殲滅

行營通令剿匪各省改善各縣縣政府組織須集中權實充實組織兼建令

一警衛連繫稅收統徵

日廢華約影響美擬增海陸軍費五萬四千五百萬元

(完)